

楚寶

楚寶卷三十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illegible]）鉞較訂

宦蹟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琵中山人、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至禁中、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衡山。嵩華。聞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蚤慧。召講老子。侍翰林。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糙隸。復隱居衡嶽。遇異人懶殘。授以秘術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也。肅

宗即位雩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方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入則對榻出同輿羣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佐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
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
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
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
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
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
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上皇
還京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
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築室于山中泌嘗取松

樛枝以陰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作書院于蓬萊殿書閣側上時過之欲以爲相國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留之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

散騎常侍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餉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四年春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說懸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三月果薨時中使林遠於函關逆旅遇泌畢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遂到長安方聞其死德宗聞之尤加慘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後脫屣也斯言驗矣泌出入中禁事

四君數爲獠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將進讜議能寤移人主頫玼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醫連范蠡云予繁大理少卿兼弘文館學士知隨州有善政爲舒元輿搆害著家傳十篇

璽楷日鄴侯泌異人也其匡主救時全身違害惟張子房差可並語善乎西涯公之言曰泌之術高奕肅宗欲使倓爲元帥泌懼其逼也諫而歸之倣及欲以倣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倣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倣有惡於良

婦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復上皇也知其不來則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太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察其情彼固能料肅宗用已于艱難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搆結已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強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illegible]皇之至一旦欲去之無疑也夫以宗德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

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而卒老於相位。其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噫。此數語可為鄴侯寫照。唐史疑神疑鬼。固不足以盡之也。

呂諲河中河東人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元初以事罷爲太子賓客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議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

之乃退自是歲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諲伏甲擊殺之誅其黨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楮中詔書賜袞示之羣蠻怵于賞而財不足要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旣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貶承鼎死流郢

建州後恭芝終以賊徒宛追原承鼎譔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才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年五十一卒贈吏部尚書譔爲荆州號令明賦斂均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閫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譔最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曰忠肅

聖楷曰呂譔擊殺叛將陳希昂與按治妖人申泰芝二事皆稱快絕乃近閱廣輿記及楚中諸志猶

傳泰芝爲白日冲舉然則俗子之訛傳妄附又何
止此辱我山川甚矣。

元結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襲封常山公、祖亨、蚤卒、父延祖、三歲而孤、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進士、肅宗幸河東、召結詣京師上時議三篇、帝悅擢

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
謀議官募義士于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瑩露皆下
泌南名曰哀兵以討史思明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荊
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
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
居人數萬去遺戶裁數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
以人困不忍加賦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
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減[illegible]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
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illegible][illegible]流亡還者萬餘進

授邕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至立
石頌德罷還京師卒
舂陵行曰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
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
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
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
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
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
舂陵行以達下情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

臨桂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
小經亂亾、遺、人、寶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衣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遲
逐。追。呼。前。不。忍。兕。乃。鞭。撲。之。鄭亭傳急符、來往跡
相追、夏、無、寬、大、恩。但、有、追、促、期。欲令齎、兒、女、言。發。
恐。亂。隨。恣、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
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
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亾、得。罪。復。是。誰。逋緩遲

詔令蒙責固其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又賊退示官吏曰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遭亂髮發白、轉衰病相嬰、沈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歘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

飈振商嶽之子龍若鶩笛洱金印大興會滄濱清。我多畏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檻作詩呻吟內罄淡字欹傾。感彼危若詞。庶幾知者聽。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宗京兆長安人、初爲襄州刺史、入拜給事中、累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爲、繩、察。從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子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乘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歿、

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亾慝
人要號韓公井

聖楷曰韓長山以襄陽治行名天下而修史者不傳其事或因孟浩然立石峴山而重之耶其子朝宗郎李太白所謂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者其獎拔識後進如嚴武崔宗之輩固自可人太白之推譽豈慕君侯富貴者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檝僨敗吏乘為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

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蠲諸吏勑巡
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
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
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横賦之道路苛
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悉
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
子久之繇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
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
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爲人醞藉

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説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臮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嘗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聖楷曰裴休相國歷四節度使而荊南之遺事載于傳記者獨多蓋是時荊湖以南諸大禪侶提唱宗風寶地珠林雲鄰相望故休亦樂得優游其間也然休雖嗜浮屠法而于民生國計軫念尤深如清漕運去横斂茶法鹽鐵豈非鑿鑿者哉修唐史

者凡涉玄虛之事一槩抹殺總繇闢佛二字中其毒害耳。豈通識哉。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眞宗謂曰、朕在南衙、聞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

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壯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對三日帝曰耶士安不謬知人者累遷至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貲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

聖楷曰蠲除賑貸乃救荒第一急著李公允則先賑後奏乃救時第一奇人若朱晦翁所謂感召儲蓄兩說此乃行之平日則可耳當事者豈得藉口哉

張詠

張詠字復之鄄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游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拔茶植桑民庇其利還著作佐郎會蘇易簡李沆寇準連薦其才以爲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擢爲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眞宗即位累仕至左丞進禮部尚書卒嘗謂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自以爲乖則

遷眾崖不利物附號乖崖有乖崖集十卷

補筆談曰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菜笞而遣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菔為張知

縣云

鶴林玉露曰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陵長官餘風至此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聖祖按史稱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羅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過于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薄中斬之而遯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書與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觀此舉動故是習氣難除今崇陽縣有張乖崖祠云即詠自建美美亭遺址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以戰功累階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號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奏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

曰於反茶陵已而顧謂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邀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

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獨者。嶺表平。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再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之授鎭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
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横牛皐
皆隷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
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
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
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
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患李
成遁逃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盗帝以諭趙鼎鼎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

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
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
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
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
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以身免賊黨高仲
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檎高仲復鄧州帝聞之
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
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

荊襄不許趙鼎奏湖北岳鄂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
屯岳鄂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
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
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
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
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
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

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

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鬧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
深機胡可易言浚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
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
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
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
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水寇則多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求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

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眾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宋史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眞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

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嗚呼寃哉

理楷曰飛之人品功烈古今論著詳矣予茲特錄其戰功在湖南北者亦召虎方叔而後一人而已噫有臣如此而寃死奸檜之手豈復有天道哉

李稙

李稙、字元直、泗州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稙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稙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畱之幕府、高

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稹被荆棘立縣治發倉廩振困乏事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稹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稹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于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師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稹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諲以戶部尚

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稙姓名以戶部郎中召稙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鎭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後累仕至太府卿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湖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

聖諭曰李元直以一布衣督百萬運艘出羣盜猶云才力有可藉也若淵陰小縣蕩析兵火而獨能發倉廩振困乏爲饘粥米之炊豈非能吏哉忠孝人許大經濟不啻麟鳳之在桑梓矣停雲之慕其何能已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慷慨有大略、乾道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相、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幷美芹十論獻于朝、以方講和、不行、久之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召為大理少卿、復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令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嘯聚殺掠

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剪滅良縣田野之民罷以賦斂害之縣以科斂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乘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剿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伏願陛下深思致盜之繇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恵養元元爲意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又以湖南控帶一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則

軍人利下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故教閱廢
弛逃亾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
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
決傷威損重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別
剏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臣節制庶使夷獠
知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訪馬殷營壘故基起
蓋砦柵招補軍伍時樞府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
不能奪經度廢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
以聚歛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止其役棄疾受而藏之

出責監辦者斯一月飛虎營柵成遠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綴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乘疾曰勿憂令府官自官舍神祠外居民家取溝廡瓦不二日皆具僚屬歎服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累仕至龍圖閣待制卒

聖楷按李幼安公帥長沙時士人或怨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公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易之啓名則趙鼎也公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

胡為又一趙鼎鄉之地次閒禮記卷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其藻鑒之精如此公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肖其為人按公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求仕决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公得離遂决意南歸值耿京聚兵公為掌書記即勸京降于宋如追斬僧義端入金營擒張安國事皆奇偉載宋史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爲瀏陽縣令、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靖康元年、爲國子祭酒、未幾致仕、

張栻瀏陽楊龜山像記畧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鞅之術、舉世

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兆奮爽之禰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嘗時餘黨尤將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荊舒禍本而有不屑為其功豈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宗向而死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所及郡事其可缺乎劉陽貴潭之屬邑紹

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邵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爲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念而不能忘也又六年始貽書俾栻記之云

應城謝上蔡祠記畧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初頗以該博自多講習之閒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爲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湖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起發人令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莽爲丘墟其條教設施罔無復有傳者縣令劉君炳來訪其遺址

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遺烈不遠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

朱熹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畧曰齋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蘇

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渥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迹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太中大夫程珦仕爲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珦攝貳南安乃得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劉珙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累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羆、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否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畧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過里軍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
募賊徒相捕斬諭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進戰破賊
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
尚衆琪諭欽等卻兵聽其自陳賊相率納兵給據遣
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
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
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
歷可觀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

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聽暢軍務纍纍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未幾以母憂去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羅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

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聚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勿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卒

聖揩曰劉共夫禦盜方略即古名將不能過也宋知潭州如辛棄疾向士璧皆舉才向獨被譏以死宋惜哉然德祐時詔立廟長沙故府志有向士璧廟而名宦祠無劉珙豈非缺典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孝宗時栻治行、詔知靜江、尋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輙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

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彊場之事其尚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亾奴遯之北入數曰南朝有人未幾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中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聖稽按朱文公撰栻墓銘云淳熙七年巳亥春卒于江陵府塟于衡陽縣楓林之鄉龍塘之里今長沙志載于寧鄉此安傳當以文公爲確且塟衡山亦魏公之遺命也

朱熹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爲泉州
同安丞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屢
召屢辭仕至秘閣修撰紹熙四年以荊湖南路轉運
使知潭州制曰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
使尤難其人爾學術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人師仁
心仁聞咸惠孚洽可以爲時師楚俗雖安尚有凋瘵
爾其爲朕撫之熹上疏再辭不允會峒獠侵屬邵遂
拜命至潭諭以禍福降之更建嶽麓書院于爽塏之

地別置額員增其廩給繇是學者雲集奏飛虎軍本
州節制從之熹申敎令嚴武備以飛虎軍爲百姓害
耗不能禁故有是請又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禮儀錄
前後死節五人爲之立廟以厲凡百五年八月召入
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屢疏言事韓侂冑惡之旋除
宮觀慶元元年復以爲煥章閣待制熹力辭熹時家
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
愚之寃纏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
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

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以疾乞致仕卒

聖楷曰史稱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諸生自遠方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今按熹知潭州以年譜考之紹熙四年十二月除湖南安撫使辭五年正月再辭二月詔疾之任會狪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八月即召入經筵是在潭甫兩月耳政蹟之可觀者已若此賢豈無益于人國者哉又先生未官潭時聞張敬

夫得衡山胡氏學因以乾道三年八月如長沙訪之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合至十一月偕敬夫登衡嶽遂道南山以歸故至今以嶽麓爲朱張講學之地也先生有嶽麓道中尋梅不獲還雲一絕云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發念雲無端更滿襟亦可想見其胸懷之灑落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初仕崇安縣令、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蚤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雖不可訓者始實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翼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

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縣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縣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被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于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蘄

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謂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而卒

眞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搶其囘易之利及官

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
朝廷欲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
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刼及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成
討平之理宗卽位召入中書累遷翰林學士二年拜
參知政事逾旬而卒

聖楷按眞西山知潭州日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
勉而爲民去其十害皆痛切時弊有裨在位救時
之意着也特錄于後何爲四事曰律己以廉凡
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汚便爲

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得理不可得也　涖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獘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

所以受害也

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

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因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之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

引之罰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
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化之
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
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
為也重疊催稅稅出于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
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
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
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
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

鬻妻賣子往往繇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

科罰

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縣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士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鶴林玉露曰眞西山師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
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
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須更作生
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楚寶遷寓論次

今夫百齡蘧廬萬物逆旅皆適然耳乃有懷鄉念重去國情深一遭遷斥輙怨流離甚則山水名勝之區樬故下鬼門之淚日星炤臨之地不椶作四山之賦者矣樂天知命安有是哉楚地山川悠遠舟車相錯璽泥鴻爪那堪再舉惟夫學士臨臯之宅乃有奸泰仙入黃鶴之樓亦生欽若又若董干乘之天女安陸輸繼岳武穆之二子黃梅改姓吊古之士往往不勝其感歎焉甚得與馬融絳帳鮑炤荒阡同付之斷煙

衰草中也述遷寓第二十一凡二卷

遷寓一

荀卿　賈誼　禰衡

王粲　褚遂良　張說

張九齡　王昌齡　賈至

李白　甄濟　陽城

韓愈　元稹　劉禹錫

柳宗元　段文昌

遷寓二

梁燾　孫光憲　寇準
歐陽修　王禹偁　蘇軾
黃庭堅　陳慥　范純仁
鄒浩　胡安國　張浚
蔡元定　魏了翁　謝枋得
王守仁

楚寶達寓論次終